

在海外语境书写文人之笔

——由《兹游奇绝：曾经纬书画展》到中国传统艺术的跨文化传播

■黄坤尧(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系教授,香港能仁专上学院教授)

2025年2月13日至18日,“兹游奇绝——曾经纬书画展”在香港中环集古斋展览厅举行。围绕本次展览,相关评论、报道与专题内容相继发表于多家在国家或国际层面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主流媒体平台,包括中国网、艺术中国、雅昌、凤凰网、橙新闻、凤凰北美、搜狐、华人头条等网络媒体,艺术类专业报刊《美术报》,以及国际电视媒体凤凰卫视美洲台。这些媒体长期面向跨区域公众、专业艺术界与学术社群,对重要文化事件进行持续报道,使《兹游奇绝》在展览期间即获得国家与国际层面的公共关注与专业回应,并由此进入一个具有广泛可见度与跨地域影响力的传播体系之中。作为一家长期面向国际藏家与专业观众、在中国书画领域具有稳定声誉的展览机构,集古斋为本次展览提供了一个兼具学术可信度与国际可见度的展示平台。展览集中呈现旅美艺术史学者、书画家曾经纬近年来创作的60件作品,涵盖书法、山水、花鸟与人物等多个主题。作为一场在香港这一国际艺术枢纽举办的个展,《兹游奇绝》不仅面向本地观众,也同时进入一个以当代艺术话语为主要参照框架的国际观看语境之中。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样一个艺术形态高度多元、视觉类型极为繁复、当代艺术与全球艺术市场高度活跃的城市中,本次展览并未依赖新奇题材或形式拼贴来建立存在感,而是以一种低调而稳定的文人书写方式展开。这种选择并非保守或回避,而是一种具有自觉性的立场判断:艺术家并未将国际理解解为风格上的折衷或策略性的迎合,而是选择以中国传统艺术所形成的文人笔墨体系,直接面对跨文化语境中的专业审视与比较。

正是在这一由多重文化判断构成的国际观看平台之中,作品对中国文人艺术精神的深度扎根反而更加清晰地显现出来。无论是山水中的空间经营、题诗与书法之间的内在关联,还是笔墨结构中所蕴含的修养意识与价值取向,都显示出文人艺术并非一种只能在封闭传统中成立的历史样式,而是一种具备开放解释潜能的艺术方法。通过在香港这个国际化的语境中呈现,这种方法得以被重新观看、被重新讨论,也被置入更为广阔的艺术史与当代文化讨论之中。

因此,《兹游奇绝》的意义,并不止于一次个人艺术展览的完成,而在于它提出了一个值得持续思考的命题:当中国文人艺术进入当代乃至国际公共文化空间时,它如何在保持自身审美结构与精神内核的同时,与不同文化体系展开有效对话。展览所呈现的,并非对传统的复古式回溯,而是一条以创作为起点,通过研究、展示与跨文化传播不断延展其公共可见度与解释深度的实践路径。

从这一意义上看,《兹游奇绝》所呈现的文人书写,并未因置身国际语境而失去根基,反而在跨文化比较中,清楚地显现出中国传统艺术作为一种成熟审美体系所具备的持续生命力与当代意义。这种实践虽不喧哗,却为文人艺术在当代世界中的重新定位,提供

了一个清晰而可被认真对待的案例。

这一问题首先体现在艺术家如何以中国文人笔墨回应西方自然经验。展览中的“美国八景”系列,取材于北美不同地域的自然景观,却并未采用写实或风景画式的再现方式。例如以黄石公园七彩池为题的一幅作品,化用唐代杨升的没骨法,将地质景观的色彩与层次转化为笔墨的节奏与气息流动。画面并不强调视觉奇观的冲击,而更注重结构的内在平衡,使异域山水得以进入中国文人山水的观看方式之中。这种处理并非为了突出文化差异,而是以成熟而自洽的笔墨方法回应陌生对象,使不同地域的自然经验在文人艺术的结构中获得可对话的位置。

在此基础上,展览进一步指向一个更为核心的问题:当中国文人艺术面对外部质疑时,它是否仍能坚持自身的审美立场。这一点集中体现在作品《笔走龙蛇》中。该作源于艺术家在海外艺术机构的一次真实遭遇,当对方直言“中国书法并不适合在美国展出”时,他并未展开理论辩驳,而是当场挥笔绘成两株红色的松树。红色在此并非自然再现,而是一种有意识的取舍,正如苏轼所言“论画以形似,见于儿童邻”,对于习惯以形似或材料理解艺术的观看者而言,这样的表达或许并不直观,但恰恰正是这种不以形貌取胜的表达,才真正体现了中国文人艺术气韵生动和自我表达的审美取向。尽管作品使用的是西方常见的媒介,其笔墨的运行依然立足于文人艺术自身的逻辑,从而显示出这一传统在不同文化语境中的稳定性与独立性。《笔走龙蛇》由此更像是一种克制而明确的回应:在不同文化环境中,中国文人艺术并非只能作为被解释或被修饰的对象,而依然可以以自身成熟而完整的语言,进入当下的国际艺术语境。

展览中另一件引人注目的作品,是描绘密尔沃基冬日送学情景的水墨。画面取材于艺术家与女儿在严寒清晨踏雪而行的日常经历:父亲以背顶风,倒行而走,以保护女儿不受风雪之侵。题跋中,艺术家将这一身体经验与书法用笔相联系,由此体会到“逆锋顶纸”所需的力量与定力。这种体会并非来自临帖或理论推演,而是在与现实环境的反复对抗中逐渐形成。值得注意的是,“逆锋顶纸”在此不仅是一种技法层面的用笔选择,也隐含着一种姿态:在并不总是友善的文化环境中,文人艺术并非随势而流,而是以自身的节奏与尺度,保持独立而清醒的行进方向。生活经验在这里并未被抒情化,而是转化为对笔墨实践的切身理解,延续了文人艺术中由行旅、困顿与日常生成艺术体悟的传统路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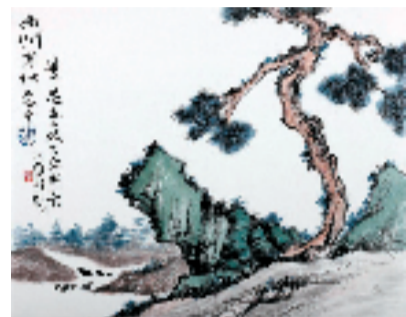
在展览的诸多作品中,一组梅花题材的创作与一件书写杜甫《寄题江外草堂》的书法作品,形成了一种耐人寻味的内在呼应。这些作品多完成于海外,却并未以乡愁或怀旧作为主要情绪指向。画面取景简约,老梅疏枝立于空白之间,用笔坚实而内敛。题诗中反复出现“孤山”“林处士”等意象,使作品自然指向中国文人传统中关于自守、清节与人格修养的精神谱系。与之



曾经纬 美国八景 集古斋展览现场



曾经纬 普林斯顿大学演示青藤画册
40×32.5cm×10 水墨 旧高丽纸 2022年



曾经纬 幽涧松寒 44×39.5cm
水墨设色 旧皮纸 2020年

并置的杜甫诗书法,则进一步将这种精神取向明确化。杜诗气息深沉而格调古厚,既有身处困顿的现实感受,也保有“放歌破愁绝”的精神张力。艺术家在题跋中直言,旅居异地之初,生活艰难、环境陌生,甚至其书写被误解为“丑书”、“鬼画符”,但正是在这种不被理解的处境中,他反而更清晰地体认到杜甫诗中所蕴含的那种不因境遇而移志的力量。梅花的清寒与杜诗的沉雄,在此并非彼此装饰,而共同指向一种文人立场:无论身处何地,文人艺术所依托的,并不是外在环境的认同,而是内在精神的自持与自明。

正是在这样的实践脉络中,其创作获得来自不同学术与艺术领域的积极回应与评价。原中国国家画院副院长曾来德两次为其作品题写“民族情怀”,指出其艺术在当代语境中所体现出的文化立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为《威斯康辛大学作明遗民册》题“光照空中楼”,强调其作品在历史意识与现实处境之间所形成的精神张力;西泠印社副社长朱关田则为其在普林斯顿大学创作的水墨花鸟册题“所向无空阔”,点出其笔墨在异地展开时所呈现出的开阔气象。此外,著名书法家沈鹏先生亦为其作品《月夜清谈》与《幽涧松寒》题跋评述,称其画境“幽静出世,皓月当空,碧天如洗,笔墨之渲染自有言也”,并指出其用笔“笔墨多变,有宋明意”,从笔墨气象与传统渊源两个层面,对其文人绘画的成熟度与历史自觉作出高度概括。这些评价并非针对单一风格或形式,而是集中指向一个共同的话题:通过持续而系统地呈现文人艺术的精神内核,并结合策展、出版与公共教育等多重实践,其创作显示出中国文人艺术在海外语境中的一种当代表达路径,也体现了艺术家在跨文化交流中对传统精神的长期投入与耐心探索。

从整体来看,“兹游奇绝”并非一次以视觉刺激或风格混合取胜的展览,而是通过具体作品展示文人艺术在当代语境中可能采取的工作方式:既不回避现实处境,也不依赖形式更新,而是通过笔墨、题诗与经验的反复锤炼,使传统方法在新的环境中保持可用性。

在当代香港这样一个绘画类型高度多样、艺术趣味快速更替的环境中,文人艺

术往往处于相对边缘的位置。这种边缘化,并非只发生在欧美语境,在华语世界内部同样存在。正因如此,曾经纬的实践显得并不轻松,却具有现实意义:他并未通过风格妥协来换取可见度,而是通过持续创作,并结合策展、出版与教学等方式,使文人艺术得以被放置在更清晰的知识与公共结构中加以理解。

金耀基教授在展览开幕时的讲话强调:“看今天你这个展览,将会决定在一个中外艺术品种多得不得了的时候,中国文人画这一特有的一种艺术的精神和价值,将继续以强大的方式流传。”并进一步指出:“正因曾经纬以其深厚的定力与开阔的格局,持续探索并实践文人画在当代的有效路径,《兹游奇绝》便超越了单纯的个人作品展示。它实质上成为一份有力的文化宣言:文人画这一传统并未终结,文人精神在当代语境中依然能够焕发新的生命力,并重新构建其独特的话语空间。对于当代观众与文化界而言,关键问题或许已不再是‘文人画是否古老’,而在于它是否依然能够提出真切的时代问题、建构独立的审美价值,并最终映照出创作主体的人格境界。而《兹游奇绝》通过其作品的整体气象、展览所获得的专业声望、评论界与媒体的积极反响,以及与重要文化机构后续关系的深化,为这一问题提供了一个明确而肯定的回应。”

因此,“兹游奇绝”的意义,并不止于一个个展的横跨中西的声誉,而在于它展示了一种可以被深入探讨的艺术话题:在海外经验不断加深、文化交流日益复杂的当下,中国文人艺术并非只能作为历史对象被回顾,也可以作为一种积极活跃的艺术表达方法,进入跨地域、跨文化的当代公共视野。正如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沈揆一教授所说的:“在我看来,此次展览以极高的完成度体现了跨文化语境中的文人美学:它并非停留在表层的融合,而是立足于历史根基之上的一次更新,使中国文人艺术实践得以作为一个平等的对话主体,进入全球艺术话语体系之中。”所以,这种实践或许并不喧哗,却通过在不同文化语境中的持续呈现与讨论,使文人艺术得以在国家与国际层面的文化讨论中被重新理解,并为其在当代语境中的继续展开,提供了一种全新而富有生命力的可能。